遺愁集

遣愁集叙

昔屈平以三閭大夫幽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以彼懷君戀國憂讒畏譏乃紉秋蘭以為佩纍芙蓉以為裳苟余情之信芳胡歔欷而鬱邑甚哉騷之善解愁也嗣是而梁伯鸞之五噫張平子之四

愁作爲志操孤高思玄獨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然而嫉憂蕩志尤昔人之所儵然曠渺而莫之禦者也吳門張子晉侯其才八斗其學五車鍵戶嗜古足以目空一世而絕不欲以文章自鳴於時余自播越吕來羈跡吳門者再一日過江城垂虹亭下

訪顧子茂倫得邂逅張子與語移時知其蘊藉深免抑欿然有以自下者爰出所輯遺愁集示余曰此二十年來所漁獵而登爲雜俎者也余受而讀之上自軒黃下迄近代蒐幽錄異類輯節裁分其部署整其甲乙以經史爲緗帛以丘索墳典爲帷幔

以稗官野乘爲林藪而以機杼獨運爲安宅其指歸在激揚斯世勸誡羣迷使寐者覺醉者醒如禪家喫一血棒立地淸涼豈直爲掃愁障而云然哉然愁亦自有足遣者閱之頤解一如湘君之捐玦兮江中遺珮兮澧浦聊逍遙容與之可歌也玩之情

移一如少司命之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目成冀荷衣蕙帶之可樂也對之祈恢一如國殤之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惟毅魄勇武之堪尚也以是爲遣愁張子之寄託葭蘆逸情雲鶩良有不可一世者矣謂離騷之後不可無是集也可余

雖不支不禁欣然與茂倫同[illegible]定之遂濡墨而爲之序

西蜀余　斋生生氏譔

序

慨夫劉伶己忝銜杯非行樂之場公瑾云遥度曲豈爲歡之具稽耳竊而送回抱犀管以終年歲月多閑姑遲情夫作述興雄未老聊托志乎慕撩風月增感江左著英吳門張子簪侯蔚江東人僑京兆名家湖貫里于鳴珂晉徽未沫卿學宗于行纘繼述猶新時甫勝衣已莖簧于穴

籍。年纔毀齒即肴饌乎百家。論衡鸚鵡諸篇林藻摛就。鄭谷鷓鴣諸什。慷慨歌成。但以八咏雖五。四愁難遣。漸離擊筑。誰為解愠之資。子野彈箏。訊是宛轉之用。不矜細學而韶騷已譽滿人間。宦抗雄於東方朔。未名高殷。已獻賦金門而蓺術校書蕓閣以奚辭是則崔駰罕樂頗多憔悴之音。馮衍數歡。不足悽愴之歎。音矣。然而通

人胸中淺人詎以能窺達士襟懷拘士局啻盡
識遂使墨穿佗穴濡墨皆為捐泛之苞著書積成
倉著書即是掃愁之帚疊及仲長統停琴絲水中
方能弭破幽羸韶子期置酒青山始得攉冥憤
懣也耶嗟乎茲茲蒼昊問索莫以何氣浩浩黃
輿㥚埋燧之冊地旁搜亞廓聊寄興于殘編斷
簡之中閒獵典墳仍肆志于雪案螢牕之內讎

爲一十卌卷忠貞與讒佞兼收類分五十四函德行莊諧並録閑邪選善誅焉洗垢之名藏立懦廉頑洵是振衰之良藥孚色容垂抱甕傷潘鬢之先御於老投筆愧江苍之久識不遺葑翡繆尋丹黃爰與成都余子整齊百家之評商訂魯魚之確玩兼駢之新録貽我奇觀掇劉峻之成編多君博雅付之梨棗價其連城行見書

梢光同照乘用僭書於末簡非有 重于三都覔
此南王充之秘何以枕中尚如詢 呂覽之書應
來市上云爾
暑
康熙戊辰寒回吳江顧有孝茂倫 書于雪灘之
釣艇

凡例六則

一是集名爲遣愁意以消遣愁懷爲主凡事之可喜可嗤可羞可怒或風流蘊藉穎敏詼諧厠算經天闡籌緯地以及忠孝節義智愚巧詐慾癡驕贓變怪驚心無一不備閱之頁甚反悶爲快破涕爲笑者全部皆屬正事而特以解頤絕倒弁首專合命名之旨

一是集悉以通鑑傳記爲本即間及於閑編逸史亦必言有可考事有足徵者方始錄入閱之可識典故可廣見聞不苐娛目洵有稗於實學並非稗官之比

一是集於史傳所載摘其刺心警目者拔萃撫尤隨閱隨錄彙

編成帙其剞劂也取梨極精紙極潔鐫刻必掄高手校讐務悉虎魚匪偵借貲度簡兼堪供玩案頭識者鑒之

一是集標題五十四類先後繁簡不拘定格題各一義集各一種分類撮要敘次點評使閱者一覽便曉

一是集皆前賢之成蹟古人之名論即有近代見聞或詩詞對偶政事實語言總取其有關啓發者餘悉不載

一是集不過因愁之所至輒借書以排遣之第就其耳目之所及者乘便記集原未嘗刻意搜索也間見不廣所遺實多勿以管窺見笑幸甚

更齋漫識

遣愁集目錄

成都余　齋生生　表弟李雍均梅在
松陵顧有孝茂倫　鑒定　兄　㻞臚如　參閱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卷十四

一集見透

偶然

一集遇抑

一集莫須有

一集豈

遣愁集卷之一

成都余　畲生生　纂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冑侯纂輯

友人

倪　遴思旻　沈永啟方思

潘居貞天行　顧　樵樵水

殳丹生山夫　鈕斯來素臣　訂正

范　良宥生　夏　駰宛來

○○○一集解頤

子路率爾夫子哂之武城絃歌夫子莞爾言者無心聽者悅

耳我有[illegible]傲假彼釋此集解頤

晉王戎字安豐尚晉公主主常以卿呼之一日謂曰婦卿其婿禮爲不敬今勿復爾主笑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饞有韭菹想見晉人風致千載下猶覺口角含香

篔簹谷多竹林文與可作亭其內東坡寄詩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正燒笋作晚饍發函失笑不覺噴飯

鄭侍郎薰主選疑顏標爲魯公之後時天下未寧志在激揚忠烈即以爲狀元謝日始知其誤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

誑顏標作魯公

王子猷愛竹常曰人何可一日無此君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東坡有詩云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有客各言其志或欲多財寶或欲為廣陵刺史或欲乘鶴上昇一人鬨而笑曰我殆欲兼之也惟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昔一人應受生大言謂轉輪大王曰要我為人必依我願方去王曰云何對曰父是尚書子狀元繞家千頃五升田魚池花菓般般有美妾嬌妻箇箇賢玄棟金珠并米穀盈箱羅綺及銀錢身居一品王公位安享榮華壽百年王曰有此好處

我自去了何待於汝乎曰人生在世總無實事既作妄想何不再求跨鶴昇僊方爲萬全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叶韻曰日日有似沒鍉斗濤曰川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好便好如何旁一條曲曰公爲西川節度何使一沒鍉斗至於窮酒佐有了三條椽內搭一條曲又何足怪公笑而罷

陶穀學士買得党家故妓取雪水烹團茶其飲謂曰党太尉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但能於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

東坡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仲殊見之有

僭召乃作南柯子詞使妓歌曰師唱誰家曲宗門是阿誰借公檀板與鉗椎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師聞之躍頷和云舞解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椎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倩身如夢何知眼其肴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涪翁見而賞之曰此檀越於阿門僧非取笑者所爲耶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啖肉一日有鶴憩止於庭道士喜謂當赴上天之命乃控而乘之擬欲飛昇奈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次日馴養者知訴於官薄責示懲處士陳沆素與往還因作詩嘲之曰哨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

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有徐月英者唐時江淮間妓也風雅工詩有送人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有詞云枕邊淚與階前雨隔箇窓兒滴到明時金陵貴公子寵一營妓卒而焚之月英送焉戲曰想此娘生平風流沒亦帶烟聞者解頤

東坡飲一豪士家侍姬十餘皆殊色內一善歌者體幹豐偉豪尤鍾愛因乞詩於公乃戲贈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

錯時以其語爲輕重一日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薰耳似鐺愛把薑芽梳掠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憮奈遂進見乞憐請更之復贈云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識端端揚州近日渾成異一朶行雲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時人笑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一日之內何其黑白不均乃爾

僕射周顗好儀形詣王公所既坐傲然笑咏公笑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華昭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別王敦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乃太早昭笑曰方之將軍

差爲太早比之甘羅卻已太老敎默然深愧

王夷甫雅尙玄遠常嫉其婦貪濁絕口不言錢字一日婦欲試之以錢繞牀令不得舉足晨起見之呼婢曰速來舉卻阿堵物

郗司空愔字方回家有傖僕知及文意事事有理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尹問何如方回王曰此特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如方回尹曰若不如方回固是常奴耳王不覺失笑

戴逵厲操東山日以琴書自娛而兄逯欲建武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輕舉時云許公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桓車騎沖不好着新衣一日浴罷婦故送以新衣沖怒催婢持去婦更易新衣送之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舊沖笑而穿之

顧長康好寫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蓋謂目眇也顧曰仲堪正爲眼耳但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可也又畫謝幼輿在岩石中或問其故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之丘壑中

王珣郗超並爲桓溫吞顧皆有奇材珣爲主簿狀矮小超爲記室多髯鬚時爲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召名妓劇飲將别贈詩云花枝臨水復臨池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

曾有鳳凰棲後謝師道作襄丞聞妓與得好適以扇乞詩謝戲仍其咏祇於末句内改二字云夜來曾有老鴉棲

盧藏用嘗退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一日指其山謂道士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趣何必天台答曰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舉琉璃杯曰此器腹姝空何以謂之寶蓋以譏周顗之無能也周應云此物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第恐庸眼不識耳

謝安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亦往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

毋言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公何公不能答

支道林欲作高尙乃向深公買印山以居公笑曰曾未聞巢父買山而隱

桓溫既立簡文侍中謝安見之遙拜溫驚曰卿何是乃爾答曰未聞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愕然

顧長康嘗食甘蔗先啖其尾人問其故答云從此漸入佳境　先苦後甘人士羨之喉已事何虛處任良方好

謝安石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然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

緣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魚投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座戲續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笑曰何太咄咄逼人（蓋謂已目眇也）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惔妹）從壁後聽之具聞其語明日謝還內問昨客如何曰亡兄門恐未有如此賓客

符堅子宏叛來歸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高才多好上人坐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因使共語王絕不與接直熟視良久語

太傅曰亦復竟不與人宏大慚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若何答曰如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其喚啞啞聲

蔡司徒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食之嘔吐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述之笑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魏武下鄴文帝先入袁府見一婦被髮流涕伏紹妻劉夫人膝上問知甄氏乃為挽髮以袖拭其面見姿容甚美遂納之武帝

亦知甄氏慧而有色疾令召見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帝曰今年殺賊正爲奴孔融聞之上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巳賜周公操以融博學眞以爲史傳所載後見而問之融笑曰以今度古想當然爾操甚愧之

宋梁灝八十二始中狀元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靑雲得路已多太公之二年又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後晉高祖年號雍熙二載始成名宋太祖年號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靑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怎奈龍頭屬老成一時傳誦予因少孤及長李文制誥斥自爲文以獻與宋映日梁灝同話有子矣

昔人屢試不第、嘆曰、愈讀愈不中、我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我何、後竟獲售、可見天本不負人、人自負天耳、觀此正堪爲老於場屋者吐氣

齊人家貧、常食不過蔬茹、一日、有友餽以羊肉、啖之、腹中作聲、夜夢五臟神謂曰、今日被羊踏破菜園矣

明景泰中、有一蔭生、作蘇州監郡、不甚曉文義、一日呼翁仲爲仲翁、或作倒字詩誚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也緣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文淺易之語、歐陽公同在館、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壁云、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笑曰、非夜夢

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公笑曰李靖傳云雷霆不暇掩聰亦是類也景文大慙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魚腹其樂也洩洩又云雙鬚竿直兩目星懸楊孜見而笑曰許大一箇魚卻眼孔甚小

明時一友才甚高戲云君能作四五字破否乃以君命召二句爲題應曰王請度之一座稱妙或又云能復作一字破乎其人請題適見一髡鬀過卽指示之友應聲曰鞟衆不解爭究其說曰鞟皮去毛者也

歐陽公在翰林時適與同院出遊偶見奔馬踏死一犬公曰試

書其事、一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有馬馳於街市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修史速狀異架不能盡也、曰然則內翰云何、修曰逸馬殺犬於道

宋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好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書用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諸如此類子瞻過維揚子容爲守杜亦在座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爲誰曰杜供奉東坡笑曰今日御不敢眨直是怕那溘然

宋郭恕先放達不羈太宗召赴闕館於內侍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神興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顰

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性疏放有刧賊至城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了如不聞吏頻日刧急簡慢曰其如局上刧更急

金陵吳擴有詩名嘗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人如此看來便直到臘月晦亦未必思及吾輩也

馮希樂善佞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群虎相尾西去令方謝之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乞爺勅捕令詰之曰何與公言之相左也馮強笑曰是必便道掠食

賀美之與伊戴德飲一富翁家以戴德貴人也謂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酧酢重叠絮不顧賀賀滿酌一大觥謂之曰伱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傷若無人

有吳生者老而勢利偶赴廣席見一布衣後至略酧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甚恭私詢來者何人乃張伯起也大駭從更欲慇懃致禮伯起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勞舉座大笑

二段寫盡趍炎俗子曲肖巳極應直揭姓名以爲勢利之戒姑懸之存厚道也

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魚遊從容鼓鬛揚鬐其魚之

樂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又安知我之不知魚因相顧微笑

有一衛士謂王元美座客爭叩吉凶元美曰吾自曉大八字不用若推算士問何爲大八字元美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

丁謂衆知政事真宗嘗問唐時酒價幾何曰每升三十文上曰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後或詰謂李白有詩金樽美酒斗十千然李杜同時何言貴賤迥別謂笑曰恐青蓮量高所飲係美醞杜老不然飲未必擇酒必是村店壓茅柴耳

衛展在江州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樂名此

人聒卽命駕覓李弘範開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遣草木

呂蒙正薄遊一邑胡旦隨父寧省各有興呂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明年呂中甲科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及第輸君一籌來春果中首選

歐陽修與王拱宸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娶長王娶次後修斷絃再娶其妹或作詩戲云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天然佳句）

唐令狐綯爲相以氏族孤少人有投者不吝聯合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者亦冒認同宗溫庭筠戲爲詩云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一時傳笑

近世有素不相識者。一旦聲勢可倚。即以宗人自託。執分諠唯謹。豈亦帶令諸奶耶。

昔人有過嗜蟹者。以此致疾。其友戒之。遂發願云。我有大願。願我來世蟹亦不生。我亦不食。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皐。當外補。因出入閣臣沈一貫門下。特旨留用。時論籍籍。一日吳中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皐戲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笑哈然

宣德時吳中以國子生積官至尚書。性極貪鄙。妻最嚴正。一日迎誥。呼子宣之。問曰。此誥是主上自製耶。詞臣代草耶。曰詞臣

代耳嘆曰翰林先生才名不虛一篇誥文止說得他平昔爲人何嘗有淸廉二字

馬融女倫爲袁隗妻有才辨家世豐豪資粧甚盛初成禮隗欲相難戲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過於珍麗乎答曰慈親垂愛不敢違命君若能慕鮑宣梁鴻之高誼妾敢不從少君德曜之故事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尊姊未適而妹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邑未遭良配用是遲遲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答曰孔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愬伯寮家君獲謗固其宜耳隗默然終不能屈

弘光五月，將淮揚信絕，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馬士英阮大鋮等乃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書聯於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遣愁集卷之一

○○○一集絶倒

笑之不已必將捧腹笑之至極不覺噴飯聆之擊節思之驚嘆憑爾愁思一笑可散集絶倒

晉元帝得太子賜羣臣湯餅宴殷羨字洪喬進曰慶陛下嗣統之得人愧臣輩無功而受賜帝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

絶頂妙語令人越想越好笑眞堪倒絶一世問之何愁不解

王珪爲相一無建明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時稱爲三旨宰相三旨宰相可與伴食齊名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阮大鋮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復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唾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及對復戒不宜多言旣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彭時商輅遂連連叩頭同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得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萬歲閣老

李義山纂殺風景事云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

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乎爲殺云吟歌狂笑對月酣眠苛罰美人酷責俊婢

明成化時大臣俱無作爲民謠云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京師傳誦

孫山老年以末名得解有同試者托山探得失因寄語云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兒更在孫山外後恩榜成名有詩云盤古榜中可以算得君同遊上仙欽和羨擬仙郎又云幸賴聖明收拾了這回含笑入黃泉

柳冕應舉多忌諱衆謂安樂爲安康樂與落同音忌落籍之意榜出令僕探姓名不得中還報云秀才康了

苗振及第召試館職宴相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老娘而倒繃孫兒者乎既試果不入格相笑云苗公竟倒繃孫兒矣

漢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公卿州郡至黃綬各有差崔烈入錢五萬爲司徒問其子鈞曰吾爲三公外議如何曰論者但嫌其銅臭耳

晉時七月七日例曬衣服諸阮殷富庭中鋪陳錦繡阮咸時尚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或問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辭洎語人云予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聊避風雨予是造五鳳樓手浦聞因人以蜀牋寄弟題詩云十樣

鸞箋山谷益州新來寄字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賜汝添修五鳳樓

盧家子年暮而爲校書郎妻崔氏有詞翰名結褵之後微有嫌色因請作詩以述懷爲戲女立成一絕云不怨檀郎年紀老不怨檀郎官職卑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東坡在儋城有老人生子爲其名之并求爲詩公問翁年幾何日七十問婦年幾何日三十乃仍前賦云聖善方當而立歲賢尊已達古稀年莫怨生來相較遠荐璋遊來卻由天

淮南處士陳覗有詩名爲人最腐迂十方娶自喜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務不知衣裙之下卻有此珍美物事未幾

被徵或問赴召將行細君置之何所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少
年美婦可不防閑答曰鎖閉之矣又問其如水火何曰匙鑰已
付之矣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少而美與之異寢私約曰有
興則赴忽一夕聞叩戶聲小奚報曰縣君欲見太監李急取百
忌曆日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致
了吸印有命何如閻氏慚怒而去

河南觀察使李庾有女奴名卻要巧辯才捷善承顏色李四子
皆年少風流咸欲私之遇清明夜纖月娟娟庭花影轉大郎相
值於櫻桃樹下持之求歡卻要取茵褥授之約云可於廳之東

前偶少待候堂前眼熟當如約大郎信之次又遂二郎三郎同
郎悉皆調之亦如語大郎意訂其各於一隅靜候三子如其言
屏息以俟御要乃燃高燭向廳遍炤則呼曰何物阿措欲兒爭
飾遁衲項衲處四人大驚各掩面急走自此不敢再犯
亟戴慎內特㨂來杜時出必面假細君細若滴水於地曰不乾
須歸若遠去則燃香捐印為限一日與席酒三行賊色欲逃諸
友默解謔曰亟君恐砌水香損遊界耳吾儕各撰新句一聯勸
酒二杯衆咸稱善乃俱起捧觴一人云解禁香三分能遊水五
中逼飲二爵又云細彈防事水短蕪成時香又曰戰兢思水約
御剸杜香期又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又云命繫遐巡水

時孫央定香藏連沃數巨觥嘔吐淋漓上馬群大閙曰若夫人怪遲但道水香勸盞留住

北都有妓女色美而舉止生硬人謂之生張八因公府會宴命爲酒佐寇忠愍令乞詩於處士魏野贈云卿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會稽有馬生者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麗善歌時出佐客客有梁縣丞者爲歎之馬生姬梁計得妙句曰亦以觴客陳無損在座舉杯屬云昔日殿幹之家爲盜其馬今入縣丞之宅無逝我梁坐客大笑

衛玠姿容甚美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病發而卒時以爲看殺衛玠

王仲宣好驢鳴死將葬文帝臨其喪顧同遊曰仲宣往愛驢鳴令應投其所好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聲聞者絕倒

袁彥道有二妹長曰女皇適殷深源次曰女正適謝仁祖一日語桓宣武曰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王子猷作桓車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想是馬曹又問管馬幾何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王大笑曰未知生焉知死桓不覺大笑

謝安高志東山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出爲桓公司馬時有餉

溫藥者中有遠志桓問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有二稱安未及對時郝隆在座應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安大慚

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安桓令郎席賦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何物答曰蠻人名魚桓曰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僅做得一個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舉座大咲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妻弟王濟求之與不過數十一日因其入直王率少年能食者將斧詣園共飽啖畢伐其樹復送一車枝與和曰此何如君家李和得之惟笑而已

與其斬伐其本復送以殘幹敗葉處儉爲人第一妙着猶恨

王安豐善於鑽核彼時何無人以[illegible]法處之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公雅相推重然性鄙吝庾願薄之及食薤因留白陶問何爲云故可種陶認爲眞嘆曰此人非惟風流兼有治理

王藍田性最急嘗食雞子以牙筯挾之不得大怒舉以擲地子卻於地圓轉不止益怒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愈甚乃取納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笑曰使安期字述父有此性猶無一毫可取況藍田耶

王敦尙舞陽公主武帝女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用以塞鼻王謂

廁上亦有下莫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手荳粉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無不掩口而笑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進奉對曰天時尚煗鮆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貢帝大笑

王文穆妻甚悍妬嘗作三畏堂於後廳楊文公見而戲曰請改作四畏堂乃是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

東坡謫居黃州嘗與陳季常遊季常自謂飽參禪學其妻柳氏最悍客至夠鬨詬詈聲東坡作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季常別號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柳氏郡名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唐裴炎常言人妻有三可畏少年花容美麗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至五六十時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

顏氏家訓江南有讀誤本蜀都賦者註解蹲鴟爲芋竟不知其芋字之訛也一日人餽以羊肉答書云蒙惠蹲鴟識者大笑

明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桌上有禮帖上寫琵琶一盒相與大笑適屠赤水至問知其故亦大笑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屠大稱賞遂廣爲延譽一時竟爲知名士

唐李林甫爲相不識杕字謂韋陟曰詩云有杕之杜何說也陟旣鄙其誤又畏其威不敢答但俛首微笑而已

唐韓退之子昶性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認爲誤改根爲銀愈見之大怒痛責之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乃誤璋爲麞曰聞公有弄麞之喜坐客見之皆笑後東坡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麞書

昔一人善寫別字一日有茶食舖戶煩寫一招牌乃中秋月餅月字竟誤寫日字店主曰日字是白字了其人曰何說白字還有一撇亦雅謔堪噴附錄以佐一笑

安祿山叛後舜好作詩以櫻桃寄子慶緒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紅復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群臣曰聖作誠妙但以末句與三句倒轉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周贄之下乎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極其得意寶之於唐六如唐故贊之不已士認爲眞再三求正伯虎曰文固絕佳但細玩能近取三字全不曾做略覺偏枯些士始悟大慙

宋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殿上問水勢如何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曰如喪考妣上覺可笑乃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須直說不得文飾

采子○邁、文、與、是○錄、三、○

張伯喈與弟仲喈係雙生貌絕相類難於識辨仲喈妻妝竟忽遇伯喈戲曰今日新粧好否答曰我伯喈也嫂慚急避須臾又見伯喈復誤認告曰向大錯誤伯喈笑曰我故伯喈嫂不覺失笑

會稽一府吏以能幹自任郡守初至吏曰諸事畢備請遍閱之引入酒室見懸一像問之曰杜康又入茶室亦有一像曰陸鴻漸公以爲解人大喜復至一室菜蔬具悉亦掛一像詢之曰蔡伯喈守大笑曰此例不必

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加笞撻一日給事當値特出新意以熊掌鹿脯合而滋之其美

與常寧食之致飽意稱行有重賞及呼畢何以之曰有此佳味殺何進之晚

令人奉父有得輿便好尙敢求全責備移公此舉洞足風世

五代馮道歷相五朝偶令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客以道字是馮名恐犯之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道方食不覺噴飯

唐龐嚴及第登科錄訛本倒刻爲嚴龐有江淮舉子嚴姓者冒認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及問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詢君何姓其人怪曰叔父姓嚴姪自嚴姓何更相詰龐大笑曰予乃姓龐君今謬矣嚴爲余名何事相攀爲族舉子大慙狼狽

而去

觀此足爲攀宗聯譜者發一大噱有一笑話李與季姓通譜或曰貌雖相像只是多了一撇答曰吾正愛其一撇也亦妙絕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頃陳乃取林傳俾讀之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談諧妙來發到）名嘿然有慚色因贈云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係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

東武子秋娘婿武子偶偕婿見夜歸留宿外館與之同寢適有一絳紗褡褳席上婦疑有私翁出覓之大怒忽拔刀竟上牀發

被武子笑曰是所見也何為如此婦慚而退

張一山係少宗伯午峰公之兒懼內特甚一日忤其婦以鐵索繫之柱宗伯見曰弟當見嫂請釋兒急搖手低聲曰且傍待其性過自放勿更觸之以益其怒後被責不過潛逃鄰寺暫避婦竟追至寺中適一僧晝寢方酣婦不暇詳視遽以大杖擊其首僧驚醒張目曰小僧無罪婦愧甚踉蹌而歸

吳中有蔣思賢者父子俱業傳神一日父子交寫皆不像或朝之曰父寫子真真未像子傳父像像非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

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酣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人在鄰壁聽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何處人聞者絕倒

王新山文恪公鏊之裔孫偶於舟中會飲時方九日忽一女郎掠文曰何故此時雀入大水則化為蛤座中默然未及應新山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爺何以雀入大蛤皆化為水也滿舟喧然至有斷酒滿首者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最大一日入朝李勣從後曳之曰有一言語公道弘認為正事遽轉身斂容曰敬聞教勣曰吾想尊臀斟酌坐得便休何須許大乃爾

黃紫芝閒遊僧寺見一僧露頂莊數誦心經適至無眼耳鼻舌身意乃曰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或何物僧不覺失笑

漢先主時天方旱因祈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即論罰適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並行於道謂曰彼欲行淫吏何以不縛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彼亦有其具先主悟大笑而止

先達某公以所作詩文示沈留侯自沈盛稱其政事某公詰曰某以詩文就正而君稱某居官何也沈曰知公勤於政事那有閒心檢點及此某公甚銜之

李賊自成既陷京遂登御座受朝賀一時目眩頭暈見一白衣人長數丈者前立自此永不敢登座命鑄永昌錢竟不成字又

鑄九鼎亦不成文復命改內閣為天祐改六部為政府一切制度任意紛更不逾月而遂敗走

己亥京口魏海氛之亂袁荆州鑅稚時在武林其家寓江寧聞亂遄歸省覲道經吳江沈長康其老友也因過訪謂長康曰我二人髯暮矣刼火道遙恐無再見之期矣沈為之黯然適座客有述浙紳與承天寺僧通譜沽潤頗豐紳與僧實非同姓也袁曰此本魯智深事而為之者沈訊故袁曰伍于胥為相國聯譜者紛然魯智深從桃花山來持其所獲進為荆書宗姪魯智深閩人曰君誤矣君姓魯家相國姓伍子胥也魯曰我實相國一支也汝獨不聞世皆稱我為五十花[illegible][illegible]乎言畢即行座客

咸爲絶倒長康名自晉一字伯明詞隱先生小阮也工詞出舉

昇山望湖亭者英會皆其所撰

有貴人遇休沐携歌舞謁僧舍酒酣偶咏因過竹院逢僧話又

得浮生半日閒句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小僧却要忙三

日

遣愁集卷之一

一集韻談

慧心如織巧言如簧錦爲之口繡爲之腸迸生舌上不用思量偶爾置喙妙不可當集韻談

宋東坡夜宿曹溪洞借傳燈錄讀之忽燈花偶落燒去一僧字乃題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荼毗一箇僧

唐韓退之修木居士廟成題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梁陶弘景隱入茅山自號華陽隱君人問以山中所有答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或問妙覺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留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問如何是一印印空、

玉泉達禪師曰、萬象皆歸古鏡中、如何是一印印水、曰、秋蟾影落于江裡、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綢襖文彩未生時、

又問廣禪師云、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欸乃、碧岩深處臥煙蘿、

問客來將何祇待、曰、淡底鹽兒盛臘月、無心縱千斛滿船、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庭已無回信日、路迷各有望鄉倆、

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儘教枯到底、青山直待變為塵、

問如何是人境兩奪、曰、大地尚容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

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鶯啼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裴晉公貌極矮陋心甚慈善命畫師圖一小像成乃自作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何爲乎將何爲乎相靈臺一點丹青莫狀

隋宮人吳絳仙半額絕倫煬帝視之顧謂侍臣曰昔人云秀色若可餐如絳仙者眞可療饑矣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山精吾欽爾名爾何至乎文明豈從來才士之肺腑皆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兩孔實爾之所釀成但又何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意然則我將不得慰汝之靈乎且尚有賴乎管城

韓琦知中山李清臣謁之其侄報曰大叔方睡清臣因題壁云

公子乘閒臥碧桐白衣老吏愕然儒不知數見厮公否曾識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云吾仰此人久矣乃延人爲備東林之選

魯哀公宴於五梧郭重爲御孟武伯爲祝心惡之曰何肥也季康子曰請飲彘也何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武伯名肥康子名）故以此相戲

梁徐勉爲吏部執法不撓與虞賓友嘗偶夜飲賓乘閒請求爲詹事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衆爲之氣阻

唐元結自釋曰結從家濱瀼自稱浪士及爲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因呼爲漫郎及客樊上漁者更相戲名曰聱叟酒徒又曰公又漫漫於人間得非聱齖乎

隋李諤以文體華靡致書選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唐王維工于詩又精于畫蘇東坡嘗稱之曰味摩詰之詩則詩中有畫玩摩詰之畫則又畫中有詩

周弘讓答王褒書蒼雁頳鱗時留尺素淸風明月俱寄想思

昔一士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觴進祝曰君子之交澹如友應聲謝曰醉翁之意不在

周文襄公撫蘇時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並不荅但目諸門子云汝輩慎之聞者無不失笑

王荆公春日出遊口占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歐陽永叔曰、謹厚者亦復為此語耶

唐崔群知貢舉妻勸令置田產群曰、予有美庄三十所矣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而欲避嫌乃約其子不令就試贄若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甚慚

宋時九月九日大雨康伯可在翰林奉勅撰詞口占一闋云、重陽日風雨苦淒淒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茱萸潤黃菊濕滋滋落帽孟嘉尋箬笠休官陶令覓蓑衣兩個一身泥

何敬容在選日有姓吉者詣之何戲謂曰、君與丙吉遠近答笑答曰一如明公之與蕭何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閉門讀周易弟學士祁乃張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明日郊令人語之云寄語學士聞昨夕燒燈設宴窮極奢靡不知還記得那年上元夜同在州學中吃齋煑飯否祁荅云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煑飯是爲着甚的

進士李居仁老而多妾鬚漸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妻忌之反去其黑者未幾頤頷遂禿適一友過睹大驚笑曰昔則皤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明高季迪賀白鬚詩有云雖失房中嬌姬喜還增座上老朋欽觀此亦可爲白鬚老翁作一轉語雖然畢竟是無可奈何之詞

明簪赤水有文名善恢諧有青衣漸長一友顧之曰鬚出矣赤水笑曰鬚出陽關無故人友方飲茶不覺大噴

唐伯虎寅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嘗作達摩祖師贊云這箇和尚叫做達摩摘蘆可渡江分形示千古一語不投機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是無事討事做

漢武帝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有若呼萬歲者三乃禪泰山白雲出封中羣臣皆上壽頌功德又欲自浮海至蓬萊山求神仙不死藥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悟乃止

詔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王敦置酒與之宴謂曰大

王雅表任士第恐非將帥才也答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耶及至任躬自儉約傾心撫綏大有能名

宋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相公平氣以聽之荊公不覺屈服

方正之言卻說得如許和婉便覺其韻

青州推官劉郛好諧謔嘗歌妓嘗云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飲千鍾座間若無油木梳炮鳳烹龍都是虛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之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欲自壞非一木所能支

杜荀鶴題兜率寺閒上人詩有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

耳邊風故今人謂言如不聽聽而不行爲耳邊風

唐子畏咏秋海棠詞云昨夜海棠初着雨數朵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將花揉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善丹青圖畫尤妙極每爲人寫真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全在阿堵中

晉顧虎頭善畫嘗云畫之一道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晉劉伶與俗子相忤攘臂欲擊伶徐語曰雞肋豈不足以安尊拳其人氣平笑而解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康曰鼻乃面之山目乃面之淵淵不深則不清山不高則不靈王大歎賞

孫子荊年少時喜談高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王笑曰流可枕石可漱乎答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王甚嘆服

漢鄭玄字康成其家奴婢皆讀書通文嘗使一婢不稱旨玄怒使人曳跪汙泥中須臾一婢見之戲問曰何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簡文作撫軍時、與桓宣武同入朝、更相讓在前、桓不得已而先之日、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簡文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晉成帝時、溫嶠與陶侃庾亮攻殺蘇峻、羣臣見帝、請卑司徒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蓋不如是、導有慚色、

阮宣子修有令聞、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有異同乎、曰將無同、王善其言、辟爲掾、世名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衍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又何假于一耶、

唐許敬宗性輕率、見人輒忘、或議其不聽、答曰、如彼阿雜記憶、若遇曹劉沈謝輩、卽暗中摸索、亦自可識、

滿奮性畏風、一日在晉武座、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

色帝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晉謝安問諸姪云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繁茂于堦前耳安爲之首肯

鄧遐免官後赴山陵見桓司馬桓問曰卿比時何以更瘦遐曰既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晉陸展年老畏妾悵鬚鬢之白嘗以爲藥湼之而根蒂宛然如舊謝靈運作詩以戲之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晉謝太傅安妻頗妬欲畜姬妾而不敢兄子輩微達其意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顧問云此詩是

誰所撰答云周公夫人笑曰周公是男子想爲之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庾亮權傾中外在石頭王導在冶城閒坐忽西北風大起揚塵蔽天因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汚人

徐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答曰中聖人遂白魏太祖太祖怒鮮于輔曰醉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醉言耳得免罪後上問邈復中聖人否對曰臣不能自持時復一中之帝大笑

晉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渫

狎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得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桓溫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輙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言直可到臍平原有鬲縣言在鬲上便住

王光祿蘊性嗜酒每飲輙酣嘗謂人曰酒正使人人自遠

嵇阮山劉正在竹林酣飲酷歌王戎後至步兵曰俗物亦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黄貞父汝亨作醉翁圖贊曰酒酒酒誠好友朋而暇捫而口潦

倒衣冠糢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拒五斗提携域外乾坤斷送人間卯酉幾除萬事總皆非沉寘一念夫何有諡東坡名之爲無漏之仙而我呼之爲獨醒之友

唐杜審言疾甚宋之問等往省候笑語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然吾在猶壓公等今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有替人云爾

桐鄉錢侍御夢得按廣西二年家過訪云廣西有天然盆景此固當設入名園矣錢訪之乃山中石也每具可丈許有峰巒亭榭橋梁人物種種形象微加椎鑿儼然酷肖蒼深山淡淵搏激而成實一件玩錢因笑曰若此物可移西粵當無地已矣

梁蕭琛預御筵醉而俯伏武帝戲以棗投之琛乃起取栗還

擲上頓首謝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摽

唐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之爲度支使南座有屬意處索骰子賭酒杜微吟曰骰子逡巡裴手拈無由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應報道金釵墜髣髴還應露指尖

蘓子瞻通判杭州新太守將至二營妓投牒乞脫籍判云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娟者色藝超絕領袖一郡聞判亦來援例子瞻惜其去不之許乃判云蔡周南之化北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下待漏朝房語及林泉樂事馮謐曰唐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爲勝事余非所望但得賜后湖亦

足暢平生也徐鉉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足豈惜一湖所之者知章耳衆咸失笑馮有慚色

東坡初謫黃州獨王定國以大臣之子不能謹交遊遷置嶺南後數年召還京師是時坡掌翰苑一日定國置酒與坡會飲出寵人點酥娘侑尊點酥素善談笑捷應對坡曰嶺南風物可煞不佳點酥應曰此身安處是家鄉坡深歎其語爲賦定風波一闋贈之曰常羨人間琢玉郎故教天賦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送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中猶帶玉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身安處是家鄉點酥因此詞一時名藻京都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帆顧苦求之乃得發及至破冢忽遭大風舟幾覆壞因作牋寄殷云地名破冢眞乃破冢而出猶幸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陳符公云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亭四面種蒔蘭蕙匾曰香祖庵有柱聯云與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繼起禪師入虎丘禪院送者雲集與東王煙客(時敏)偶言利器之可以攻堅者爲某某座客張靜涵(有譽)王雙白(廷璧)吳苅洪(逵)復舉所未備沈畾侯(自南)靜聽良久徐曰諸公言固然然未若將之絕倫也世人面皮孔厚彈舌至比之千重鐵甲將能奮迅而出世之利器孰可及將乎煙客諸公咸爲發粲

湯臨川若士才名藉甚所擬四夢膾炙人口先達某公謂湯曰以君之才何不留心講學乃沉溺于碧簫紅牙隊間豈不可惜湯荅曰某講之有素矣中庸不曰其次致曲乎

崑山歸熙甫先生爲吳興令每治事升廳胥吏環擠案旁發不容坐公怒以硃筆蘸飽挺向諸人曰爾輩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也

　縣中見顧固是盛世人物

眉公有詞云芳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茅屋數間而已土泥牆窗糊紙曲床木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攜得釣竿徑倚九寸鱸一尺鯉菱香美

酒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與先生看月起又有山居門次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敞心無機事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誎責之希孟敬謝後復爲一妓建鴛鴦樓陸又爲言謝曰非特建樓而且有記陸素喜其文不覺曰記云何謝卽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亡也而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于婦人陸默然

昔有一名僧被召見駕叩首呼爲萬歲上曰人生百年且不可得何云萬歲僧立應云堯舜至今尚在上大悅服一日同御便殿復問曰京師有多少人僧云只有兩箇人上曰何謂對曰一箇爲名一箇爲利上點頭稱善

許允之婦有德無容允之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德婦曰妾所不足者容耳吾聞士有百行君有幾行許曰皆備也婦曰人苦不自知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皆備耶允之大慚禮敬終身

山中人有行住坐臥詞云行不與人共行出關所足雲生爲看千峰出翠踏翻古渡月明住不與人共住茅屋松窗一副門前有鶴吟風戶外落花無數坐不與人共坐婆娑影兒兩個雪花撲面飛來笑我朴窗紙破臥不與人共臥蘆荻和雲包裹孤峰獨宿無聊明月梅花與我

袁石公云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光尤爲清

不得看到花柳山水之態盡在此時

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云爲何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子惑煞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于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漢楊惲與孫會宗書云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風味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且爲歌曰田彼南山荒蕪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晉公子重耳奔狄娶季隗將適齊謂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則卿可再嫁隗曰我又如是而後嫁則將就木矣公子不覺失笑

荀鳴鶴名隱陸士龍名雲二人未相識偶會於張茂先(茂先名華)座張以其並有大才令勿作常語陸舉手云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曰世有此語壽之不得

宋周益公洪容齋常侍壽皇宴因談肴核所産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狸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乃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

臂癱脚老婆牙上爲之一笑雜景紛云楊夢泉山嘗爲予言予心竊陋之昔某帥五羊時潮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淛人酒邊各言其鄉里果核魚鮮之盛因問某鄉所產予笑曰他無所產惟產一歐陽予耳三公皆笑而甚慙

陳紀子長文與陳湛子孝先各矜其父功德互爭不決乃請質於祖寔寔笑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尚書李翱初守廬江有僧相打訴於公公各責十五板斷云夫說法則不曾趺坐而坐相打則褊袒左肩右肩領來佛面前而從衍言各答去衣十五以倒三千大千

四時詞云春 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

送春來幾是梅開又見桃開 夏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是神仙綠陰深處晝鳴蟬捲起湘簾放出爐烟 秋 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瀟桂花香裏臥吹簫且度今宵莫問來朝 冬 歸來幽興逼人清雪滿中庭月滿中庭眼前何物遣我情不看碁經便看茶經

熙寧間王太師拱辰在洛營第甚侈起樓三層直上雲霄日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瀼室各登處其中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公大笑

王磐生平喜愠不形家僮失雞人或言磐公戲作滿庭芳詞云

平生濟溺難兒不見直了終焦家家都有斷[illegible]任[illegible]煮
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關東道兒
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笑而止

昔人作達摩像贊云兩隻白眼一部鬍腮有些認得想不起來
、噫疑是踏蘆江上客一花五葉至今開

甲子仲夏鸛窩虎林旅邸無聊雖圖隱聯以消永夕奈何跳
蚤為虐肆行荼毒或潛蹤我肌膚或擾亂我牀褥攪得人終
夜無眠幾希乎背不貼席何物么麽敢恣猖突乃霹雷霆露
布以檄爰告諸姬同心戮力勿惜彈指之勞毋靳反掌之擊
速整甲兵疾摧牙將共與合勦之師徒務期滅此以朝食因

爲檄曰。

造化至奇。生物不測。蠢茲蟲類。彼惟跳蚤。誰地不有。無間不入。何處弗到。奚求弗得。體細而輕。形矮而黑。去來靡常。變幻無跡。顛衣倒裳。穿房度室。共枕同衾。臥牀越席。吹毛剔膚。吸膏飲血。貪婪萬端。奸宄百出。恁我震怒。彼且倏忽。隨蹤搜求。自如鬼蜮。才子失籌。佳人阻興。將安用謀。作何區畫。迸諸四夷。投之絕域。常離此鄉。永去是邑。庶幾快心。又恐未必。討無復之。戲爲討檄。平旦誓師。用申誅殛。使人知憎。予亦情適。勉強搆思。聊且塞責。凡百有情。同此知悉。咄彼蟲豸。爾其有極。爾其警諸。欽哉故檄。

附討蚤檄

檄并序

遣愁集卷之一

○○一集趣事

人屬可人事多韻事事由人立人因事著風流所宗蘊藉所貯前空往古後空來世集趣事

漢成帝時趙飛燕與妹合德皆姿容絕世常戲爲卷髮號爲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

宋太宗時李至善畫獻牛圖一軸懸之宮中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內衆甚奇之莫曉其故後僧贊寧見之曰無足異也此幻藥所畫耳日本國有蚌蝂和色著物則晝現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則夜現晝隱

漢東方朔字曼倩爲郎官伏日武帝賜百官肉朔獨拔劒割肉懐去上譯之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亦何壯也割之不多亦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爾自責反自譽矣誠狂生之言哉復賜酒肉令遺細君

唐韓翃與妓柳姬交稔將青州節度使侯希逸奏爲從事別歷三載乃寄詩云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夜西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柳爲蕃將沙吒利所劫翃深爲悵恨邪衙都虞侯許俊曰當爲君力致之乃乘一騎竟造沙吒利第伺其他出排闥詐呼曰將軍召夫人遂入携柳上馬飛

馳而歸韓柳復介

雖得多情韓柳更難得伏義廣侯有此佳趣人遂做出許多趣事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古押衙亦嘆其難得也

唐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其第作軟脚局每人出青蚨三千以爲酒貲務期盡歡極醉

我輩閒居無事也該約三五知己或旬日或半月一舉行之但恐貧士不能多費只須每人出其十分之一青蚨三百文足矣

宋神宗元豐五年潞公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魏公韓琦

以司徒致仕彙白樂天九老會乃集將中公卿年高者爲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厦題曰耆英堂令閩人鄭奐繪像堂中共一十三人皆七十餘歲唯司馬溫公先年未六十亦得與社人尤羨之

唐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俄有梨園伶官數人會宴因避席幾爐火以觀繼有妙妓凡六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三人私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能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多者爲優小焉一伶拊節而歌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

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唱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亦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唱曰奉帚平明宮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見歌不及已詩因謂二人曰此輩皆巴人俚詞耳陽春白雪之句俗物豈敢近哉乃指諸妓中一最少而絕佳者曰待此姬所謳如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揄揶二子曰田舍奴予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

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三人語其事諸伶驚嘆競拜于前并乞將就筵席從之飲醉竟日而別

伶妓歌謳郎能上下才士千秋聲價每讀此段佳話令人解頤又令人氣寒

唐盧懷慎爲相清儉自持嘗召客食諭庖人曰蒸爛去毛勿拗折項客疑是燒鵝炙鴨已而下栗米飯一盂及蒸葫蘆一枚客不覺失笑

唐杜鴻漸爲司空鎮洛時韋應物爲蘇州刺史過洛杜設宴待之出二妓歌舞酒酣命妓索詩韋醉甚就寢中夜始醒見二女侍側驚問其故對以席上求詩并命侍寢乃贈云高髻雲鬟宮

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撥亂蘇州刺史腸

李袞行第八以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爲盛會托言子有表弟欲登末席袞乃敝衣而出滿座嗤笑心竊輕之少頃昭曰表弟能謳請一歌相勸及喉囀衆大驚曰是必李八郎也爭遜上坐

唐武后遊龍門大宴羣臣命各賦詩懸一錦袍示賞先成者即賜之宋之問領題立就且文義兼美乃奪錦袍衣之謝恩入席

唐玄宗弟寧王有妓寵姐美麗善歌李青蓮侍宴戲曰王有寵姐善謳今此大會何不以示衆王笑謂左右令設七寶花幛召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厚幸矣

開元遺事唐張九齡居曲江家養羣鴿頗馴每與親友書札輒繫鴿足放之使往投焉名曰飛奴

曹操得荆州乘勝下江南將劉備依孫權周瑜與操相持乃令諸葛亮督工造箭十萬限以五日完解亮以工料無備難能瑜明知以此相難顧曰所用五日必悞軍機只須三日足矣瑜曰軍中無戲言亮曰願立軍令狀瑜大喜謂亮中計亮乃候至第三日預選大船二十隻兩旁密列草人手執旗槍是夜大霧遮天對面不能見遂鼓譟而進直抵北岸自與肅坐舟中不得不發其[illegible]矣歡呼飲酒北軍疑爲劫寨走白操令急選能射者三千人併力射之勿使近漲日高霧散約箭已足遂揚帆順流而返復使人

高聲叫曰謝丞相箭操始悔悟使速追之風急水溜頃刻飛回江南得箭數萬北軍失箭幾及十五六萬操頓足大恨

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曰吾有五女各持一絲于幕後任子牽之得某色者即令為婦元振牽一紅絲乃第三院女貌亦無雙

唐明皇與貴妃采戲（即打雙陸）將北惟得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下連聲呼叱曰四四但見骰子于盆中宛轉果得重四上悅命高力士賜四以緋（所以四獨用緋紅皆本乎此）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每日出浴河渚循環不休李光弼使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隨渡河盡驅

入城

有躄盜者一足躄善穿窬嘗夜從二賊入巨室登屋翻瓦以繩下之援資入櫃命二賊繫之上已而復下入資更上如是者三躄自忖曰櫃再上得毋置我去乎遂自入櫃中復繫之上果私計曰貲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之去乃挾貲持櫃疾行至大野一人曰躄稱善偷今却爲我賣一人笑曰想此時已見主人翁矣相與賭喜不知躄在櫃内少頃二賊從坐道旁躄度將賭又闘遠舍有笑語聲突從櫃出大呼曰有盜劫我二人出其不意無暇審計惶遽逝走躄乃獨得金貲以歸

唐明皇最愛羯鼓玉笛稱爲八音領袖春雨初晴景物明媚上

乃命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視柳杏桃李盡皆含笑上大喜曰此不與我作天工乎又製秋風高至秋高奏之則庭葉飛下爽氣逼人

滕王者唐高帝少子武德中出爲洪州刺史最喜山水酷愛蝴蝶尤工書調妙音律暇日即泛青雀舸就芳嶼建閣登眺因以名焉後王勃作文記之有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詩云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

唐懿宗開新第賜宴于同江乃命折花一金盒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勅曰便令戴花飲酒無不爲榮

晉潘岳美丰姿喜風月爲河陽令廣植桃李花遍里閈春日融和芳菲奪目人號河陽一縣花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遍賞歌姬云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御爐香

晉武帝平吳後怠於政事喜乘羊車遊宴恣其所之即便淫樂宮人欲致其來多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明弘治初京兆尹于景瞻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咏時九月中旬展先太傅肅愍公墓遂馬鶴窓偕行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于曰浮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

風景不殊君若賦詩予當敬和鶴愬遂賦律一首于公碧花流松而返翌日鶴愬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之湘雲村書乩仙衙錚吟咏有客則即仙續之仙乩常携以隨因請召之云有所即乩即舞動鶴愬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愬云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願仙對之即書云跌寶座西方古佛丈六金身二人方驚愕乩復運如飛後書云錢塘蘇小小奉和鶴愬疇昔湖橋首倡遂寂不動二人益相顧稱嘆曰小小眞才鬼耶非賦詩項眞眞之中已窺而記之矣

陳蓉公纖儒云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抵錢塘

風順道便訪故人有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叢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屨相對怡然至於風光霽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鶴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人果趣人事實趣事然唯先生能之其他皆不可得也貧士既苦無貲富翁又苦無致貴官長者又苦無閒工夫清興致以是碌碌一生至老死而終不識此味者比比然也嗟夫

漢長公主抱女於膝上與景帝共坐武帝時尚幼戲于殿前上問兒欲得婦否荅曰欲得主曰阿嬌好否荅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主與上奇之遂定爲婚

庾亮鎮武昌殷浩等嘗乘月夜登樓歡飲不覺亮至將避之亮曰老子興復不淺因據胡牀相與談詠竟夕而別

佛印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云借和尚四大爲四大用作禪牀可耳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如所請否則須留玉帶以鎮山門公許諾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將欲于何處覓坐公擬議未對師急呼行者解帶公笑與之

漢孔融爲北海太守賓客日滿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周伯仁額負海內盛名過江積年每多愁悶恆大飲酒嘗經三

日不醒時謂之三日俟州

唐明皇時有獻牡丹者適貴妃匀面口脂在手印於花上詔栽于仙春館來歲花開瓣有指印紅迹依稀相映因名之爲一捻紅

不知何故而能若此還是天地化工之巧抑花神鉄弄之奇

唐裴晉公度致仕開居于午橋庄植文杏百餘株春日花開爛熳因名其處爲碎錦坊

陶穀學士使江南韓熙載遣歌妓以奉庖廎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嬌娥自至月滿鴻溝召妓詢之是夕適當浣濯

唐天寶中有達奚盈盈者係貴人之姿容艷絕世會同官之子爲千牛者來心竊喜之密藏之室父因失其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令大索京師無所不至卒無其蹤問近往何處言貴人有疾當往候之詔內嚴索貴人之室盈盈謂曰今勢不得隱出亦無害千牛懼罪不敢出盈盈教之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問何往何處但言所見人物如此綵幔帷帳如此所食物供具如此勢不消已決無患矣既出上大怒詢之果對如盈盈語上遂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不答

虢國室中不少少年遂爲盈盈所影射矣淫風相煽一至此

手

王子猷常寄居空宅輙令種竹或云暫住何煩爾子猷笑咏良久直指其竹曰人何可一日無此君

魏鄭公于三伏之際輙引賓僚淸飲以避暑令取蓮葉盛酒以簪刺其蒂使與葉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然持而吸之名爲碧筩杯

宋太宗嘗宴羣臣于後苑曰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詞臣賦詩賞花賜宴賦詩自此始

東魏高歡侵魏宇文泰以寡勝其衆乃令兵士于渭南戰所每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想此地綠楊必至今猶盛予我將移河陽縣潘氏桃千樹於裴家杏聚于一處必並勝西湖之景

唐太宗從上皇宴蓬萊未央宮命突厥頡利起舞又命南蠻咏詩乃大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爲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刈蘭薪桂竹裏煎茶

池陽上巳日婦女悉以薺花點油祝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爲佳兆歡呼賞贊謂之油花卜

王元美云得二頃波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波中養魚

數千頭中構一鳥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物右室貯美酒旁一室具茶竈藥苗兼之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微醉輒假息島傍維二艇客有問奇善爲味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從而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呼呼竟日了不應謝以此終其身而已

其境即十洲三島之境也其人即九天八洞之人也其樂即西方福地之樂也以此終身直是現在神仙吾偏怪天下萬世勢或可以至此那不肯爲此或志欲求爲此而又力不能至此可知若輩一等資乃降謫下生恩凡玩世者也豈易望

之。

陳仲醇云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參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酒不甚佳觴亦不潤短琴無曲而有絃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于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人物定亦嵇阮兄弟之間

陳眉公又云余置一小舟白板朱闌垂以緗簾橫敞半窗可以受月當風中着松几有爐爇香有瓶供花詩卷酒壺筆床茶椀具體而微布帆二丈許畫冷雲瘦鶴順風而溯於蘆花楊柳之間

裴聖清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以至管絃玩具畢備客
至命酌清酒一尊枯棊一局靡則命侍兒迎闋弄新聲聖清按
紅牙倚紫簫和之汎汎渡天際而去

晉王右軍羲之性愛鵝群山陰道士管霄霞有肥鵝因為之寫
黃庭經畢私籠其鵝而歸李太白有詩云書罷籠鵝去何曾別
主人

昔一女大有詩才因發見郡守守亦聞其名將械示之因指械
為題命作一詞佳則宥汝女立應云奴命木星遭時間兩處
分松杉裁就為圓領交頸怎生書肯不成眠腑兒影不見巧伴
影為多情風流太守特將與伴人守大稱賞即釋之

李之問收秩都下有聶勝瓊者名娼也性黠慧公喜之將行瓊送別共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句云無計留春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輒之復留經月爲細君督責甚切遂別去不旬日寄作鷓鴣天詞寄之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後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况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簾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李在中路得之藏于篋中抵家爲妻所得因詢之具以實告妻喜其情意淳切詞語清新遂出奩貲遣使往京取歸旣至即棄冠櫛損容飾承奉夫人以主母禮大和悅焉

吐谷渾冠氓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敵乘高射之矢如雨下

紹不爲動乃遣人彈琵琶唱邊曲復令二美女對舞作戲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稍懈潛遣精騎出其陣後襲擊敵衆潰遂突圍而出

楊貴妃於夏日曉起出浴對鏡匀面裙腰半褪香胸微露略見一乳明皇以手捫弄曰軟溫嫩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接曰云滑潤新來塞上酥妃令笑睨視曰信是胡兒只識酥

（眞是令人消魂）

蘇東坡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見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因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庭中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無閒者如我兩人耳

（閒人道有氣無兩公消受耳）

晉謝道韞適王凝之叔獻之共客言論詞理將屈謝遣婢白獻之請爲小郎解圍乃於青紗帳後與客縱辯客竟愧服而去

科試故事邑侯例有郡餞酒甚酸衆譁席上張幼于令勿喧保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進前爲壽立侯侯飲侯不知其故強而飲之不覺攢眉遂大怒痛懲其吏立易以醇

陳眉公曰讀書霞滴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人春花繁時讌客其下約日有飛花墮酒中者爲嚼一大白或笑語喧

譁之際微風一過滿座無遺時號耆英會

居赤水云余家深山每當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汲泉烹茗啜一兩杯隨意讀周易國風左史離騷或陶杜詩韓蘇文幾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歸竹窓下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相與劇談半晌回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人生得此以畢餘年頗亦不惡